

起落沉浮 破茧重生

金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纪实

梁远启

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金寨之行深深刺痛了万里。在他的强力推动下，省委出台《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省委六条”)。全县上下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生产队经营管理普遍改善。

1978年3月，县、区、公社层层贯彻“省委六条”工作队，推动贯彻落实“省委六条”。全县上下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生产队经营管理普遍改善。在此过程中，一些长期被禁止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包产到组甚至到户在洪冲公社西岭村、果子园公社王湾队等秘密甚至半公开地出现，这也标志着农村改革开始了实质性突破。

1978年，安徽遭遇罕见大旱。当年秋，省委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肥西县山南区在贯彻“借地度荒”中实行包产到户，消息不胫而走，金寨县少数生产队也暗中把农田分到户(组)，此举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大减轻了灾情损失。此后，包产到户如燎原之势，在全县蔓延开来。

1979年1月20日，金寨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书记万里对包产到户的指示：“各种办法(生产责任制)都可试验，只要能做到增产、增收、增贡献都是好办法。要让农民去鉴别、去选择。”省委指示在老区干群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普遍主张“包产到户”。县委顺应干群期盼，肯定包产到户符合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表示可以推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同时，各公社积极贯彻落实，一些明包产到组、暗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纷纷公开实行包产到户。铁冲公社在半个月里，全公社102个生产队就有89个实行包产到户。

“一落”：急转直下
事物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农村改革牵涉面太大，各方面认识一时难以统一，因此充满了争议，对基层干群形成巨大压力。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配发黑体字编者按，对包产到组大加指责，指出不仅包产到户错了，连包产到组也不符合方向，提出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张浩来信“对刚兴起的各类责任制犹如当头一棒，引起各干群极大的思想混乱，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干群害怕起来。面对压力，金寨县委被迫下文纠正包产到户责任制，部分公社、大队对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施加压力，要求群众改过来。10月，安徽省委下发文件，要求“原来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应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群众改过来。除了个别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一律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在此情况下，一些包产到组(户)的生产队，不得不“改过来”。据统计，1979年3月，全县实行包产到组(户)的生产队1888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40%，到7月份下降到1592个，至年底仅854个。但由于此前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促进了思想解放，一些干部群众敢于发表个人看法，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倒退。

“二起”：春潮再涌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大潮再度涌起。1980年2月，安徽省委发布1号文件，宣布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包产到户从此在安徽有了地方“户口”。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中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即大包干)给予肯定。省委1号文件和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传到金寨后，极大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发展。原已“分田到户”的生产队立即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采取其他形式责任制的生产队，也迅速把田地分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从此公开化。1980年3月起，金寨县正式启动第一轮土地承包，承包期为15年。

“二落”：停滞徘徊
就在农村改革深入推进之际，波澜又起。1980年春末夏初，上级发文强调包产到户不要再扩大，对林茶桑等仍然由生产队经营。加之当时各类责任制还不够完善，施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干部对改革又犹豫起来，特别是对实行林茶桑生产责任制拿不定主意，走一步看两步，一时间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群众形象地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堵着一道顶门杠。”这一时期也成为农村改革停滞徘徊时期，好在时间不长，影响有限。

“三起”：水到渠成
虽然农村改革出现了停滞，但已是大势所趋。1980年秋，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这是一份开前启后的文件。它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生产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中央75号文件发出后，金寨县委积极贯彻落实。从当年9月起，县委加速包产(干)到户的进程。到1981年春，全县实行包产(干)到户的生产队达4395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7.9%。

1981年7月，县委用一个月时间，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县委提出：责任制既要解决两者(发包方、承包方)的责权利，又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双层经营，保护和发挥集体经营时已形成的生产力；保护集体财产，不可拆毁平分；对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要有照顾办法等等。这些措施纠正了少数地方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包产(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完善。到1982年底，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队的98%以上。至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尘埃落定。

农村改革的成功突破，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改变了包括金寨在内的亿万农民的命运，推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过太华山色改，大山如笏马头迎”

朱蕴山少年遍读《六安州志》，师从朱大章、宋宗楷，学诗作文。“纲常与名教，令人入坟墓”，在1907年作的《过岐岭》诗中，朱蕴山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昂扬志气，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土豪、腐儒们的腐朽观点。朱蕴山在1914年写的《闭户》一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家园：“枯坐深山门昼闭，野花开着落闲愁”。同年，因避六安地方势力索捕，朱蕴山在离家去沪前，写成《纪念先父四绝》，回忆与颂扬其父高尚品德，诗句“故乡如此佳山水，补救金函终有期”含情脉脉。1915年，面对对日不平等条约签订，他以国难家忧，拈成对联诗《君去应羞城下盟》，其中“新看大地非吾土，君去应羞城下盟”两句力重千钧，字里行间燃烧着他烈火般的爱国热情。“荆卿别易水，慷慨指此生”，1916年，朱蕴山在安庆参与发动反袁世凯起义时被捕，直到袁世凯



周维尧

巍巍大别山，峰峦叠翠藏烽火；悠悠史河水，碧波荡漾载初心。2026年是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胜利97周年。九十七载春秋流转，九十七载初心如磐。那场响彻大别山脉的立夏惊雷，依旧穿越岁月风尘，在红色故土的血脉里久久回响，在新世纪的征程上熠熠生辉。

时光回溯至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别山区的商南大地(今金寨西部地区)，反动势力横行，民不聊生，沉沉暗夜中，一束信仰的星火正在悄然汇聚、蓄势燎原。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审时度势，果断将原定于中秋节举行的暴动提前至立夏节，一场以武装斗争打破黑暗桎梏、以团结之力点燃革命火种的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立夏之夜，山风浩荡，星光微茫。丁家埠大王庙内，灯火摇曳，共产党员周维尧以民团教练的身份巧设宴席，杯盏交错间智擒敌首，唤醒兵丁，不费一枪一弹夺取民团武装，打响了立夏节起义的第一枪。

这一枪，划破了漫漫长夜的死寂，击碎了反动统治的迷梦；这一枪，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唤醒了工农大众的觉醒。当夜，南溪、斑竹园、吴家店等10多个地点同时举行暴动，农民武装与起义士兵并肩作战，铲除反动民团，收缴武器弹药，红旗漫卷商南大地，赤潮涌动大别山下。

短短几日，星火成炬。5月9日，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朱氏祠，庄严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周维尧任师长。这支诞生于烽火之中的红军队伍，如一把利刃直插敌人心脏，成为红一军、红四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源头，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筑牢了根基。

九十七年风雨兼程，九十七年精神赓续。立夏节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生动实践，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典范。彼时，党组织深入农家院落，走访贫苦百姓，团结进步士兵、开明士绅、爱国青年，不分身份、不分阶层，只为一个共同的信仰——推翻压迫、争取解放，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这种“大团结、大联合”的初心，“求同存异、凝心聚力”的智慧，“听党指挥、众志成城”的信念，穿越百年时空，依旧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精神密码，是我们砥砺前行力量的源泉。

今日大别山，青山依旧，初心不改。行走在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王庙的青瓦木梁诉说着当年的智勇传奇，斑竹园的红色旧址镌刻着不灭的革命记忆，史河的潺潺流水传唱着不朽的英雄赞歌。昔日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当年的穷乡僻壤早已换了人间，红色老区在党的领导下，告别贫困、走向振兴，绿水青山间铺展着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红色基因里孕育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回望烽火岁月，为了更好地前行；赓续红色血脉，是为了凝聚奋进力量。立夏节起义所蕴含的团结精神、担当精神、创新精神、为民精神，正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核心要义，是我们增强统战意识、汇聚奋进合力的根本遵循。

增强统战意识，就是要传承“听党指挥、矢志不渝”的忠诚之心，筑牢团结奋斗的政治根基。立夏节起义的胜利，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党组织始终把握方向、凝聚力量，让分散的力量汇聚成不可战胜的磅礴伟力。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让各界人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画好最大同心圆。

增强统战意识，就是要厚植“大团结、大联合”的宽广胸怀，凝聚同心筑梦的磅礴合力。当年，正是因为团结了农民、士兵、开明士绅等一切进步力量，才让星星之火燎原成势，让革命火种在大别山区生根发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更需要传承这种团结智慧，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的人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

死后他才重获自由，出狱后，便以诗抒怀、借诗明志。1917年，为迎接孙中山北伐，朱蕴山作诗《送老友杨云林去陕》。他在诗中写道：“西过太华山色改，万山如笏马头迎”。从争取取督察兵起，朱蕴山五莅济南，虽遭挫折，但坚定不移，其诗《游济南大明湖随感》中有“败草枯芦舟一叶，秋风五度汇波楼”诗句为证。

“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延安”

1926年，朱蕴山去浮山，北往皖西起义，作诗《夜过枞阳呈李光炯》。以诗句“过此匆匆便东去，天空地阔任翱翔”直抒胸臆。1928年，朱蕴山脱离党组织以后，写下《忆昔·1928脱离中国共产党》一诗。诗曰“明年今日知何处，暂隐荒江问松竹”，足见当时其痛苦、彷徨、徘徊，而诗中“愿将第二洪荒水，一洗人间避债台”两句更说明其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决心仍没有动摇。同年，朱蕴山多次梦见故友刘希平，思念不已，醒后写成《黄浦滨江二绝》。诗句“故人地下长眠久，两夜相逢在梦中”，表现了对亡友的深切怀念，对脱离组织后的孤独和对革命生活的向往。邓演达遇难后，朱蕴山正式声明与第三党及其前身“行动委员会”脱离关系。1933年，朱蕴山遂作词《念奴娇·怀念亡友邓演达》，以词念，词中写道：“人生如寄，一杯酹然伤别！应念将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以此表达对亡友的怀念。

1936年元旦，当得到红军在赣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时，朱蕴山欣喜无限，激动不已，遂赋诗《喜闻红军胜利到陕北》。诗中写道：“天与老夫妻不浅，东窗日日早来红”。朱蕴山这一时期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对党忠诚、矢志不渝，紧紧跟随民主革命的潮流。1937年，朱蕴山豪情万丈，作词《又短歌二章》。词中他这样写道：“凝其神，壮其气，补其残，中其察，豁然贯通，完此寸地，还我河山自今日始！”1938年3月，朱蕴山登上徐州名胜燕子楼，作诗《登徐州燕子楼》，诗曰“万里烽烟未底，几家歌哭上心头”，表现了他对日寇造成的难民生活无限同情。同年6月，朱蕴山赴武汉，请教周恩来和董必武、林伯渠，遂作《会见周恩来必武伯渠有感》。诗句“武昌城下浪滔滔，旧地重游气尚豪”，说明其此行感慨万千。

为揭穿廖磊企图把安徽省动委会变成桂系国民党控制下的御用工具的阴谋，1939年春初，朱蕴山写诗《病中杂感》，以诗句“十年蜗角斗鸡虫，内战汹汹不算雄”，反映了他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的进行的一系列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

赓续立夏烽火 传承老区初心

——写在立夏节起义胜利97周年之际

胡遵远



《立夏烽火》纪念雕塑。

合”的宽广胸怀，凝聚同心筑梦的磅礴合力。当年，正是因为团结了农民、士兵、开明士绅等一切进步力量，才让星星之火燎原成势，让革命火种在大别山区生根发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更需要传承这种团结智慧，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的人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

增强统战意识，就是要坚守“为民初心、实干担当”的价值追求，践行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立夏节起义的初心，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幸福，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只为让百姓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

增强统战意识，就是要永葆“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激发守正创新的时代活力。97年前，革命先辈们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打破常规、灵活施策，以兵运工作与农民暴动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发动起义，彰显了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胆识与魄力。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更需要传承这种创新精神，打破思维定势、更新工作理念，用好红色资源、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诗载皖西峥嵘 丹心永照汗青

读朱蕴山先生纪事诗词

袁远

变。叶挺被俘，项英牺牲，革命青年遭到残杀，朱蕴山殊为愤慨，遂作诗《皖南事变有感》，以诗句“燃煮豆果何堪，劫火消来骨已寒”示为谴责。5月，朱蕴山会晤李济深，作诗《与元祐党人碑》，以诗句“若教彻底行新法，未必金人敢渡河”，借古喻今，表明其政治态度。11月，朱蕴山为《平议报》时战友许静人写生题赞歌，在诗《寿许静人先生70生辰》中，他这样说：“公名满天下，我犹憔悴行。”

“爱国一家望台北，临风怀想郑成功”
1949年5月、6月，朱蕴山去南京、杭州整理民革会务，在拜谒中山陵、凭眺六和塔后，写诗《拜谒中山陵》和《凭眺六和塔志感》，借景抒怀，写下“重过紫金山下路，欣看满地变红旗”“一塔至今成砥柱，千年不废此江河”美文佳句。1952年春天，朱蕴山南下视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途经六安青山，此地原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六霍干部学校旧址，遂触景生情，赋诗《车过青山》，首句“难得此山常不浅，相逢依旧向余青”，抒发其对故乡巨变后的恍如隔世之感。1954年5月，朱蕴山在视察佛子岭水库建设工程后，和张治中一起视察黄山，并赋诗数首，在《游黄山杂咏》一诗中写到：“平生饱看佳山水，不到黄山不算奇”。

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朱蕴山赋诗《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以“九十周年翻历史，功勋不朽忆先生”等诗句，高度概括了孙中山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不仅有历史的公正，还饱含了崇高敬仰和深切缅怀之情。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在北京逝世。朱蕴山在武汉视察期间闻耗，甚为悲痛，填词一阙《淡黄柳词·悼柳亚子》，以词句“早想晚安，亲见统一，地下应无余戚”，高度评价了柳亚子民主进步的一生。1962年，朱蕴山于农历除夕，赋诗一首，以《寄语海外》中“爱国一家望台北，临风怀想郑成功”的诗句，表达其对去台旧友的关心，期盼国家团圆统一。1962年4月，朱蕴山应邀参加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活动，以诗助兴，赋诗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正是百花齐放时，为公起舞写新诗”。1963年，延安一行后，朱蕴山深受感动，他在诗《参观延安革命圣地》中写道：“革命至今成圣地，全凭马列整金瓯”。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朱蕴山得悉后，高兴不已，遂作《点绛唇·晚霞》小令，以词句“指点江山，总是华明路”明其心迹。1974年1月，朱蕴山年高88岁，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迫害，但他革命意志不减，老而弥坚。在诗《早起》中，他这样说：“七老与八十，多数见上帝。唯我年近九，雄心仍未退”。朱蕴山于1976

年7月9日，写诗《歌颂朱德》，诗文“一生革命，功归党国，没有先辈，焉有今日。是真马列，要看本质。山崩川竭，永远不灭。”坚守革命立场，歌颂朱德同志不朽功绩。9月9日，伟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在毛主席逝世第三天，朱蕴山去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作诗《瞻仰毛主席遗容告别有感》一首，诗句“身后是非谁管得，万人痛哭万人愁”，反映了人民对领袖逝世的悲痛和爱国人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1977年元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晚会，朱蕴山应邀出席。节目悲痛，曲终难忘。朱蕴山感慨万千，遂作诗《怀念周总理》：“第一周年伤往事，曲终人散永难忘”，表达其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五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届会议的隆重召开，使朱蕴山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阴霾尽扫、万众昂扬的大好局面。1978年4月7日，朱蕴山在《贺五届人大、政协闭幕》诗中写道：“天下为公能有几，每谈历史感兴亡”。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在这条长河里，曾经汹涌澎湃的诸多革命风云，那些刻骨铭心、载入史册的重要历史事件，便是分布在这条长河里的星辰，明亮而闪烁，熠熠生辉。诗人朱蕴山便是行走诗河两岸的人，与这段红色岁月深深结缘，他用传统而美丽的诗词描述着星河般的往事，用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客观记录并深情诉说着赓续奋斗、既往开来的历史故事。

皖西文化名人